



開拓佛教藝術史研究的新視野

● 陳清香

——從彭楷棟先生捐贈台北故宮三二二件金銅佛像說起

三月十三日下午三時，筆者應邀參加了台北故宮所舉辦的「法象威儀——彭楷棟先生捐贈文物菁華預展」的開幕儀式，欣悉又是一件感人的捐贈古物戲碼上演了。所不同的是，前幾次的戲碼都是屬於功德主將古物捐贈送還古物自己原來的家，而這一次卻是大收藏家大功德主將一生費盡心血收購典藏得來的古佛文物，而目前仍留在手邊者，悉數捐贈給台灣台北故宮博物院，只因台灣是他誕生的地方，是他的故鄉，是他的祖國，他要回饋，他要報答。報答那離開了七十七年，孕育他生命的老家，以九十二歲的高齡，能作出此種大捨大愛的舉措，真令人由衷的讚歎與感動。

彭楷棟先生，日治大正元年，西元一九一二年，生於台灣新竹。幼年時，常跟著裏小脚的母親走五、六天的路程去北港朝天宮拜媽祖及觀音，在小小的心靈中種下了佛菩

薩像的影子。到了十五歲那年，他離開台灣渡海赴日，更名為新田棟一。從此七十餘年來，從白手起家，到無數企業公司的董事長，聲名赫赫，享譽東瀛。就如日本一般的企業家，新田在經商獲利之餘，也著手於古物的蒐集。只是他的因緣較特別。大約在他三十多歲時，在京都的尚雅堂無意中瀏覽了一件隋代金銅菩薩坐像，牽動了幼年膜拜朝天宮媽祖的記憶，於是買下了這尊菩薩坐像，這是他第一件收藏品。其後再收藏第二件、第三件也是金銅佛。

有別於他人各類古物兼收的方式，除了少數青銅禮樂器外，新田早年收藏幾乎只專精於金銅佛像一項。因此，超過半個世紀以來的收藏，他的文物縱跨紀元前十一世紀至近代，佛像則可溯至西元一世紀直到近代，每個時代都有。地域則遍及印度、犍陀羅、克什米爾、尼泊爾、西藏、中亞、中國、韓

國、日本、錫蘭、緬甸、印尼、柬埔寨、泰國等。幾乎是囊括了世界上所有佛教流傳過的國家所製作的佛像。其數量之多，分布之廣，即使是歐美著名的大收藏家，都難望其項背。

早在二十多年前，彭氏已成立了新田集藏 (Nitta Group Collection)，藏品蜚聲國際，全球各地慕名來觀者，絡繹不絕。記得民國七十五年九月，筆者為了編輯《佛教藝術》雜誌，充實雜誌內容，曾偕同明復法師迢迢千里的遠赴東京拜訪新田先生，參觀了西麻布白金台府邸的金銅佛博物館，在館內拍攝了若干法像珍品，並與那件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的敦煌五代觀世音曼陀羅畫合影，事後也撰文報導。

台北故宮方面，也因新田的金銅佛藏品既多且精，涵蓋面又廣，因此幾經多次的洽商協調與多時籌備，而於民國七十六年十月盛大舉辦金銅佛展，這是故宮首度舉辦從國外借來的數量龐大的展品，打破故宮歷來的慣例。由於展後反應甚佳，又鑑於屬於中古時期的金銅佛像，故宮本身收藏不足，因此，民國八十四年，遂編列大筆經費預算，購買收藏了新田所擁有的珍品數十件，長期陳列在東側的展覽室內。而這次又因彭氏作大手筆的捐贈，此展覽室為專門陳列其藏品，特命名曰「楷棟堂」，以記念彭氏的義

行。

彭先生此次擬捐給故宮的三二二組件金銅文物中，除了垂尾立鳥、人像立耳鬲、大晨姑洗中聲鐘等青銅禮器之外，絕大多數為金銅佛像，屬於包括印度、尼泊尔、克什米爾、東南亞、韓國、日本等國所製作。有些是一九八七年來台展過，有些是初次亮相，其中較珍貴者，如屬於北魏的比丘法思造金銅釋迦如來坐像，像高十六公分，若連同須彌座和光背的高度，則高四十一點四公分，此佛面容圓滿端莊，肉髻高高突起，眼眉細長，口角含笑，佛身著偏袒右肩的袍服，右手上揚作說法式，左手握住衣端。胸部結實，雙足作結跏趺坐。佛身後附舟形光背，內圈蓮花文，中圈化佛文，文上三尊化佛，外圈火焰文，焰光炫麗。背光背面尚有線刻釋迦如來說法坐像。佛的寶座分三層，上層金剛座，座沿有纏枝文為飾，中層為仰連文獅子座，下層須彌座，正面為線刻纏枝文及供養人。背面陰刻銘文曰：

「比丘法思為／亡父母造？／迦文佛／像願／使亡父／母世；／所生值遇／諸佛悟？無？生？」

全像鍍金亮麗，保存品像完整良好。雖無確切年款，但在外型上因和太和元年（四七七）金銅釋迦如來坐像（原為新田藏品，一九九五年為台北故宮收藏）在光背式樣、



左右手勢、覆肩一角的衣文處理等，均十分類似，但太和元年像在線刻浮雕的處理上，是更加細緻而繁瑣，故在斷代上，可認定為北魏太和年前後物。而就此尊像的光背背面線刻釋迦說法圖而言，有和平年（四六〇—四六五）遺風，故松源三郎氏斷代為四六〇至四八〇年間。就創作時代而言，這尊銅佛反映了北魏孝文帝前後，佛法在皇室傳播的隆盛。由於太和年前後，國勢鼎盛，青銅工藝製作水準提高，這尊如來坐像，無論是佛像姿勢、衣著、光背文飾、宣字寶座的造形設計等等，都達到了指標性的地位，而相同時期的作品又不多，因此已經被日本政府指定為重要文化財，可見其珍貴度。這尊銅佛原不能離開日本國門，但今年十月卻可望來台，與國人見面。（插圖一）

彭先生所藏的金銅佛中，屬於亞洲其他地方者，也十分精采，例如來自十世紀的東印度青銅佛倚坐像（見封面），佛的肉髻、螺髮、五官、衣紋、手勢等均承襲了笈多時代的鹿野苑式樣。佛坐在圓形的蓮花寶座之上，雙足置在須彌座之上，佛的肩上有圓形圓光，頂上有華蓋，顯出十分的尊貴氣息，佛座兩旁的獅子作向上飛騰狀，充滿了躍動感。佛的雙手手印與五世紀鹿野苑的初轉法輪印是一脈相承的。而來自巴基斯坦斯瓦特（Swat）的青銅佛坐像，光背三層，頂有佛

圖片來源：佛教藝術雜誌第四期（民國76年10月）
金銅釋迦如來坐像（插圖一）



塔（Stupa）又加相輪塔剎，是承襲了古犍陀羅作風，又吸收了後笈多時期的裝飾文樣，十分富麗華貴（插圖二）。另一來自日本的青銅鍍金不動明王立像，顯出十分的威猛（插圖三）。

在預展會場上有些造型特殊者，如入口處那件尼泊爾金銅菩薩像，寶冠高聳，瓔珞嚴飾，坐姿端莊，雙足結跏，而最特別之處，便是菩薩張開雙手的姿勢，不但自古至今未見，就是翻遍所有顯密經典儀軌，也沒有類似者，其所呈現的法門和經義究竟為何，很耐人推敲（如封底）。

彭先生那棟白金台豪宅的陳列室內，所展示的為數可觀的金銅佛像，曾引起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的知名博物館為之矚目，多方邀請借展或收藏，但多為彭氏所拒，台灣雖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日本青銅鑲金不動明王立像（插圖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九世紀巴基斯坦斯瓦特河河谷青銅佛坐像（插圖二）

不是金銅佛的最原始製作地，但彭氏選擇了台灣，一者台灣是他的故鄉祖國，二者台北故宮國際名高，雙方又有十多年的合作經驗，感情濃厚，三者台灣佛教信仰普遍，具深邃的宗教情操與文化素養，令彭氏放心。

三月十三日的捐贈儀式上，彭先生的致詞一再哽咽的表示：「這是我一生之中最感光榮的一刻。」誠然，一生積蓄財富，最後是將財富回饋故鄉，真是福報大，尤其是捐贈佛像，更是功德無量。預展開幕時，已經在展覽室內，欣賞到了來自印度的、來自西藏的、來自緬甸的、來自華北的、來自新羅等地尊像，這些時代不同、地域差異、造型多變的尊像，似乎一齊在訴說著，佛教是亞洲人共同的信仰，佛像是亞洲人共同的遺產，需要亞洲人共同維護與探討，透過這些千差萬別形式的佛菩薩像，引領我們去認識去探討亞洲民族的佛教信仰與審美觀念。

過去國人所接觸的佛教及佛教藝術，總以中國大陸為單一的主軸，而忽略了亞洲其他國家在這方面的成就。如今故宮有了這一批彭氏的捐贈品，得以開拓佛教藝術史研究的新領域新視野。今年秋天當彭先生將三二二件金銅文物全數運來台北，在故宮作正式展覽時，屆時，台北必成另一國際佛學重鎮，必掀起另一波國際佛教藝術史研究的新風潮。且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